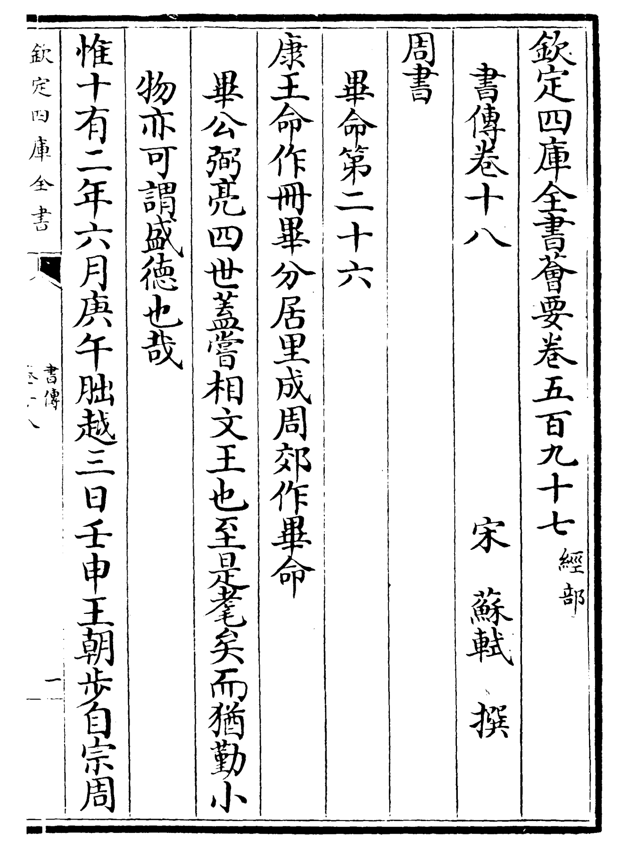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百九十七 經部

書傳卷十八

宋 蘇軾 撰

周書

畢命第二十六

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

畢公弼亮四世蓋嘗相文王也至是耄矣而猶勤小物亦可謂盛德也哉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

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

畢公蓋嘗相文王故康王就豐文王廟命之

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毖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歴三紀

十二年為一紀

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

方三監叛天下騷動天子亦不安

道有升降政由俗革

子思子曰昔吾先君子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伋則安能惟聖人為能與道升降因俗立政也

不臧厥臧民罔攸勸惟公懋德克勤小物

有道者不以小大變易不忽小物斯不難大事矣

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

雖正色不言而自服然常敬衆言也

嘉績多于先王

自文武時已立功矣

予小子垂拱仰成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

癉病也

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

予以書考之知商俗似秦俗蓋二世似紂也張繹之

諫文帝秦以任刀筆之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髙其弊徒文具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夷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而靡爭為口辯而無其實凡釋之所論則康王以告畢公者也

我聞曰世禄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

惟惡能及遠故秦之俗至今猶在也秦疑當作殷

兹殷庶士席寵惟舊
乘勢勝物曰席
怙侈滅義服美于人
用美物多則為人所畏服鄭子產言伯有用物弘而
取精多則生為人豪死為厲鬼
驕淫矜侉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維艱資富能訓惟
以永年
富而能訓則可以久安其富

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兹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修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

康王以為邦之安危在殷士又以保釐之任為足以澤生民而服四夷其言若過然殷民至此亦不能睥睨周室如三監時矣然猶重其事如此賈誼言秦俗

婦乳其兒與翁併踞母取箕帚立而誶語以此痛哭流涕太息以為漢之所憂無大於此者正此意也古之知治體者其論安危蓋如此

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子孫訓其成式惟乂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慎厥事

曰弗克者畏其難而不敢為者也曰民寡者易其事以為不足為者也

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

前政謂周公君陳也

周書

君牙第二十七

穆王命君牙為周大司徒作君牙

穆王滿康王孫昭王子

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

周禮司勳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太常祭于太烝曰

月為常

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

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今命爾予翼作

股肱心膂纘乃舊服無忝祖考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

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夏暑雨小民惟

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

圖其易民乃寧

方周之盛越裳氏來朝曰久矣天之無疾風暴雨也中國其有聖人乎方是時四夷之民莫不戴王雖風雨天事非人力者亦歸德於王及其衰也一寒一暑亦惟王之怨是故聖人以民心為存亡一失其心無動而非怨者賞則謂之私罰則謂之虐作德則謂之偽不作則謂之漫出令而不信無事而致謗皆王之咎也夏諺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游豫且以為德豈復有風雨寒暑之怨乎

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先正周召畢公之流民之治亂在兹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乂

嗚呼予讀穆王之書一篇然後知周德之衰有以也夫昭王南征而不復至齊桓公乃以問楚是終穆王之世君弑而賊不討也而王初無憤恥之意乃欲以

車轍馬迹周於天下今觀君牙伯冏二書皆無哀痛惻怛之語但曰嗣先人宅丕后而已足以見無道之情非祭公謀父以祈招之詩收王之放心則王不復矣呂刑有哀敬之情蓋在感悔之後時已耄矣

周書

冏命第二十八

穆王命伯冏為周太僕正作冏命

太僕正太御中大夫

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祗若萬邦咸休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脩不逮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

諛厥后自聖

至哉此言可以補說命之缺也孔子取於君牙伯冏

二書者獨斯言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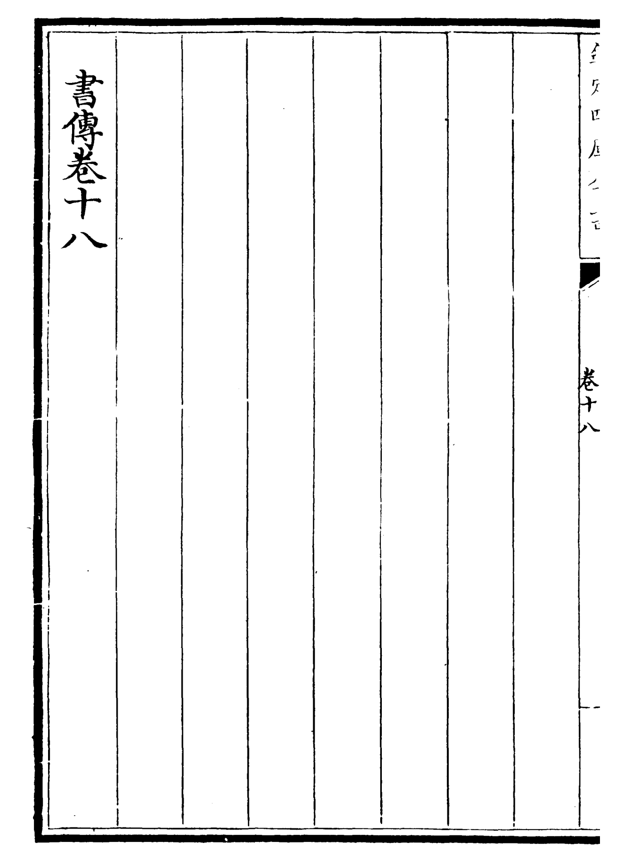
后德惟臣不德惟臣爾無昵于憸人充耳目之官迪上

以非先王之典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瘝厥官惟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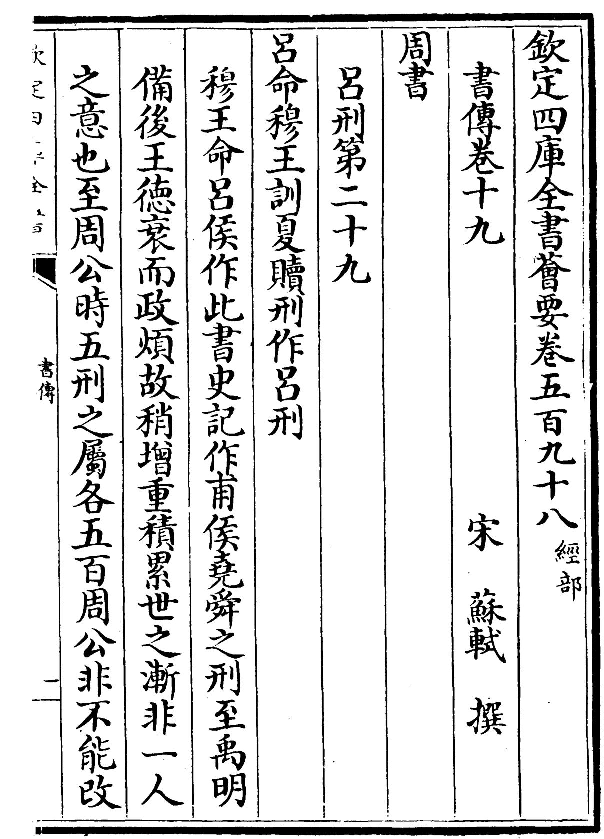
大弗克祗厥辟惟予汝辜

引小人以昵王人臣不敬莫大於此

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彝憲



書傳卷十八



書傳卷十九

宋 蘇軾 撰

周書

呂刑第二十九

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

穆王命呂侯作此書史記作甫侯堯舜之刑至禹明備後王德衰而政煩故稍增重積累世之漸非一人之意也至周公時五刑之屬各五百周公非不能改

以從夏蓋世習重法而驟輕之則姦民肆而良民病矣及成康刑措穆王之末姦益衰少而後乃敢改也周公之刑二千五百穆王之三千雖增其科條而入墨劓者多入宮辟者少也贖者疑赦之罰耳然訓刑必以贖者非贖之鍰數無以為五刑輕重之率也如今世徒流皆折杖非以杖數折不知徒流增減之率也呂刑孝經禮記皆作甫刑說者謂呂侯後封甫詩之申甫是也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

刑必老者制之以其更事而仁也耄荒度作刑者以耄年而大度作刑猶禹曰予荒度土功度約也猶漢高祖約法三章也

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

炎帝世衰蚩尤作亂黃帝誅之自蚩尤以前未有以兵強天下者鴟義以鷙殺為義如後世所謂俠也矯

詐虔劉也凡民為姦者皆祖蚩尤

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為劓刵椓黥越玆麗刑并制罔差有辭

蚩尤既倡民為姦苗民又不用善但過作劓鼻刵耳椓竅黥面殺戮五虐之刑而謂之法苟麗於法者必刑之并制無罪不復以寃訴為差別有辭無辭皆刑之也自苗民以前亦未有作五虐之刑者故舉此二人以為亂始

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詛盟

人無所訴則訴於鬼神德衰政亂則鬼神制世民相與反覆詛盟而已

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

無德刑之香也

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絶苗民無世在下

皇帝堯也分北三苗遷其君於三危

乃命重黎絶地天通

民瀆於詛盟祭祀家為巫史堯乃命重黎授時勸農而禁淫祀人神不復相亂故曰絶地天通重黎即羲和也

罔有降格

虢之亡也有神降于莘蓋此類也

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

自諸侯以及其臣下皆脩明人事而輔常道故鰥寡

無蔽塞之者

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

國無政天子欲聞民言豈易得其實哉故政清而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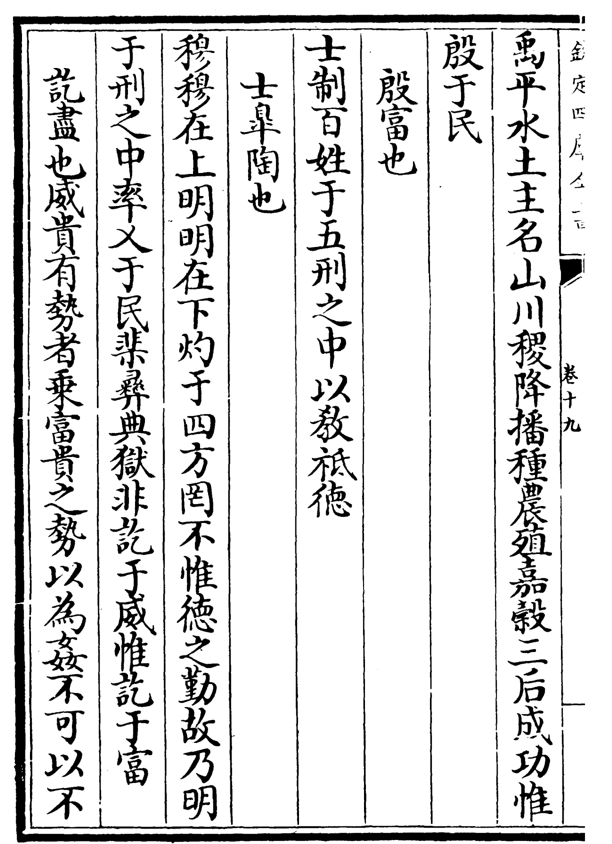
民可問也

德威惟畏德明惟明

非德之威所謂虐也非德之明所謂察也

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

失禮則入刑禮刑一物也折折衷也



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

殷富也

士制百姓于五刑之中以教祗德

士臯陶也

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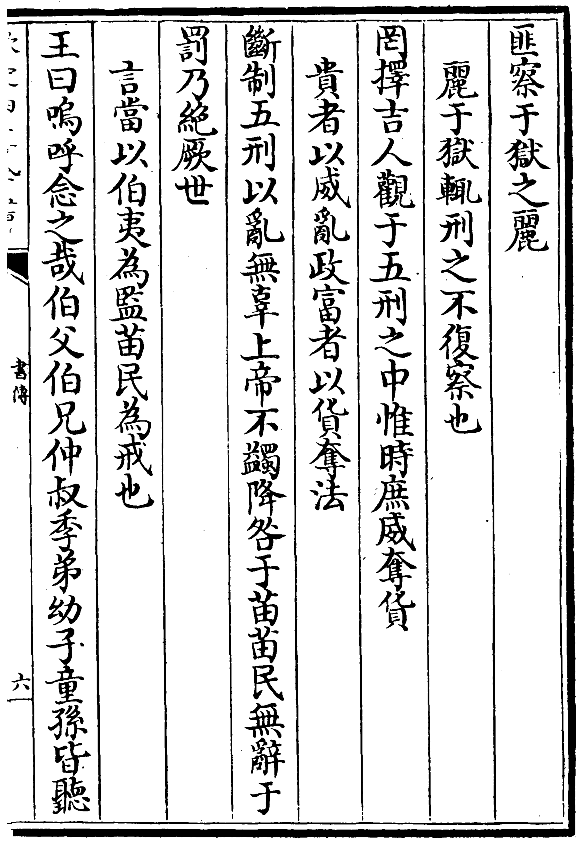
訖盡也威貴有勢者乘富貴之勢以為姦不可以不

盡法非盡于威則盡于富其餘貧賤者則容有所不盡也

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

脩其敬畏至於口無擇言此盛德之士也何以貴之於典獄曰獄賤事也而聖人盡心焉其德入人之深動天地感鬼神無大於獄者故盛德之士皆屑為之臯陶遠矣莫得其詳如漢張釋之于定國唐徐有功民皆自以為不冤其不信之信幾於聖與仁者豈非

口無擇言身無擇行之人哉若斯人者將與天合德
子孫其必有興者非自作元命配享在下而何漢楊
賜辭廷尉之命曰三后成功惟殷于民皐陶不與焉
蓋吝之也書蓋以為惟克天德自作元命者何吝之
有此俗儒妄論也或然之不可以不辨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
為天牧民非爾而誰
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



匪察于獄之麗

麗于獄輒刑之不復察也

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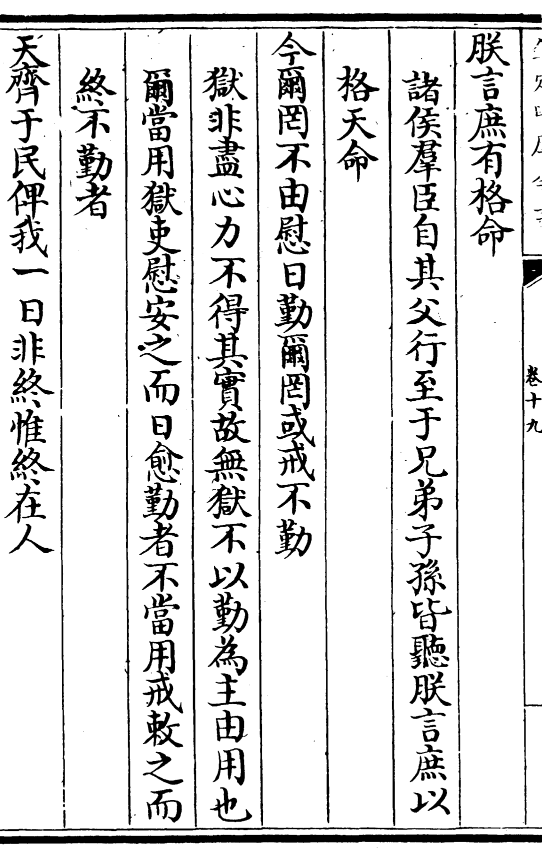
貴者以威亂政富者以貨奪法

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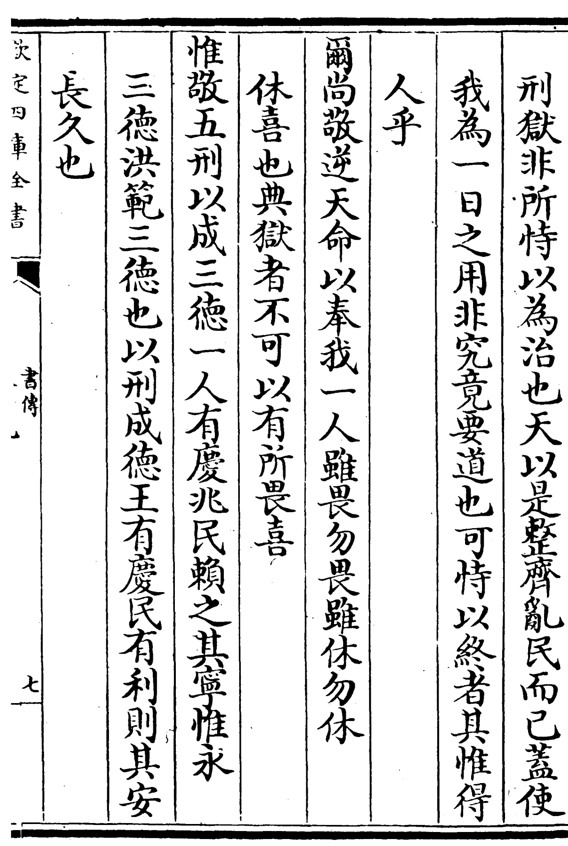
罰乃絶厥世

言當以伯夷為監苗民為戒也

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



朕言庶有格命
諸侯羣臣自其父行至于兄弟子孫皆聽朕言庶以
格天命
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
獄非盡心力不得其實故無獄不以勤為主由用也
爾當用獄吏慰安之而日愈勤者不當用戒敕之而
終不勤者
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


刑獄非所恃以為治也天以是整齊亂民而已蓋使我為一日之用非究竟要道也可恃以終者其惟得人乎

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休喜也典獄者不可以有所畏喜

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三德洪範三德也以刑成德王有慶民有利則其安長久也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
祥善也
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
罪非已造為人所累曰及秦漢之間謂之逮此最為
政者所當慎故特立此法謂之及因有大獄獄吏以
多殺為功以不遺支黨為忠胥史皁隷以多逮廣繫
為利故古者大獄有萬人者國之安危運祚長短或
寄於此故曰何度非及度其非同惡者則勿逮可也

兩造具備師聽五辭

訟者兩至則士聽其辭

五辭簡孚正于五刑

簡核也孚審慮也簡孚而無辭乃正五刑

五刑不簡正于五罰

罰贖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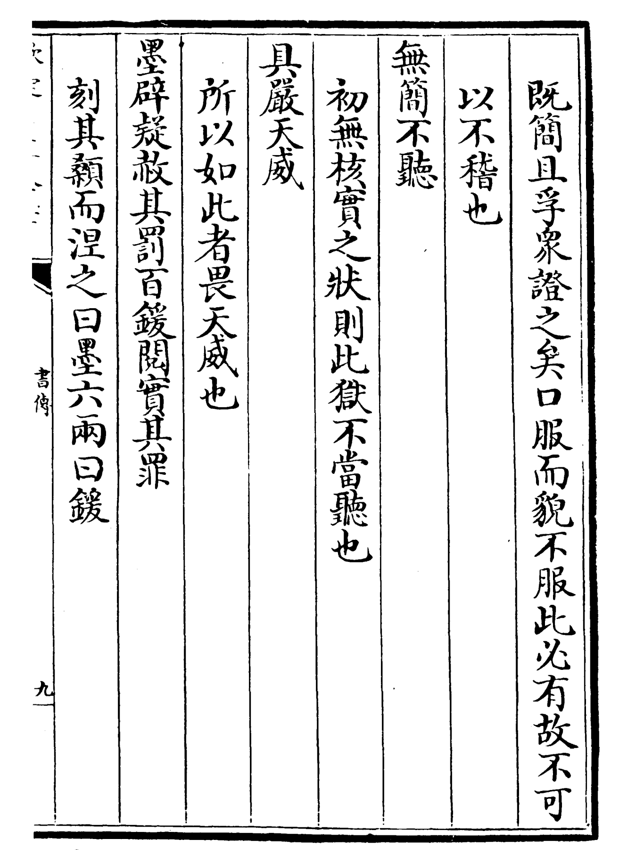
五罰不服正于五過

過失則當宥也

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内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克之

刑之而不服則贖贖之而不服則宥無不可者但恐其有疵弊耳官者吏為請求也反者報也報德怨也内女謁也貨黷獄也來親友往來者為言也法當同坐故曰其罪惟均克勝也勝其非也

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孚有衆惟貌有稽



既簡且孚衆證之矣口服而貌不服此必有故不可以不稽也

無簡不聽

初無核實之狀則此獄不當聽也

具嚴天威

所以如此者畏天威也

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

刻其顙而涅之曰墨六兩曰鍰

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

截鼻為劓倍之為二百鍰

剕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

刖足曰剕倍之又半之為五百鍰

宫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

宫淫刑也男子腐婦人閉

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

大辟死刑也五刑疑則入罰不降相因古之制也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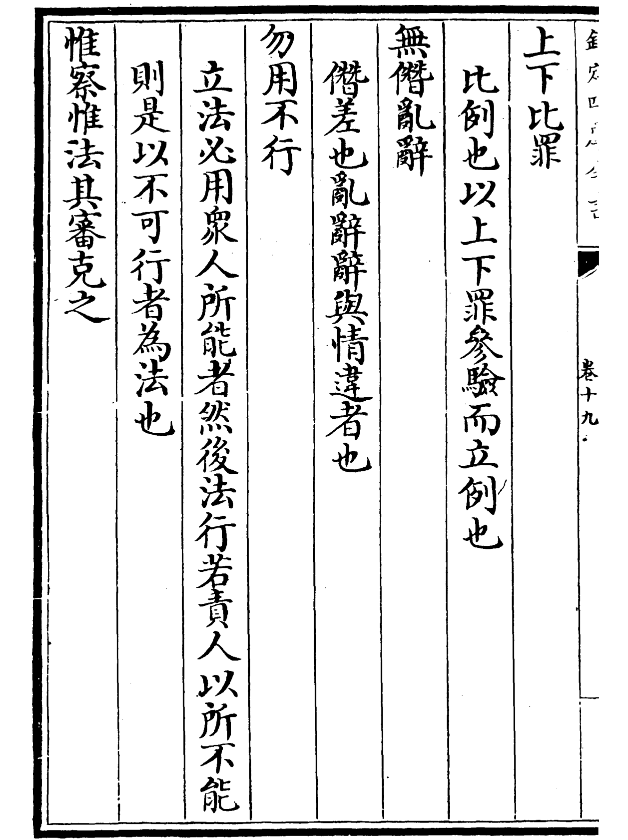
謂疑者其罪既閱實矣而於用法疑耳

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

墨劓剕宮辟皆真刑也罰者罰應贖者也屬類也凡五刑五罰之罪皆分門而類别之也

五刑之屬三千

周禮五刑之屬二千五百而此三千孝經據而用之是孔子以夏刑為正也



上下比罪

比例也以上下罪參驗而立例也

無僭亂辭

僭差也亂辭辭與情違者也

勿用不行

立法必用衆人所能者然後法行若責人以所不能則是以不可行者為法也

惟察惟法其審克之

察我心也法國法也内合我心外合國法乃為得之

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

世或謂大罪法重而情輕則服下刑此猶可也不失

為仁若小罪法輕情重而服上刑則不可古之用刑

者有出於法内無入於法外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故知此說之非也請設為甲乙以解此二言甲初欲

為強盜既至其所則不強而竊當以竊法坐之此之

謂上刑適輕下服乙初欲竊爾既至其所則強當以

強法坐之此之謂下刑適重上服刑貴稱罪報其所犯之功不報其所犯之意也

輕重諸罰有權

一人同時而犯二罪一罪應剕一罪應劓劓剕不並論當以一重剕之而已然是人所犯劓罪應刑剕罪應贖則刑之歟抑贖之歟蓋當其劓罪而贖其餘何謂餘曰劓之罰二百鍰既刑之矣則又贖三百鍰以足剕罰五百鍰之數以此為率如權石之推移以求

輕重之詳故曰輕重諸罰有權

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

穆王復古而不是古變今而不非今厚之至也曰各隨世輕重而已民有犯罪於改法之前而論法於今日者可復齊於一乎舊法輕則從舊今法輕則從今任其不齊所以爲齊也倫者其例也要者其辭也辭例相參考必有以處之矣

罰懲非死人極于病

時有議新法之輕多罰而少刑恐不足以懲姦者故
王言罰之所懲雖非殺之也而民出重贖已極于病
言如是亦足矣
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
佞口給也良精也辯者服其口不服其心也
察辭于差
事之眞者不謀而同從其差者而詰之多得其情
非從惟從

囹圄之中何求而不得固有畏吏甚者寧死而不辯

故囚之言惟吏是從者皆非其實不可用也

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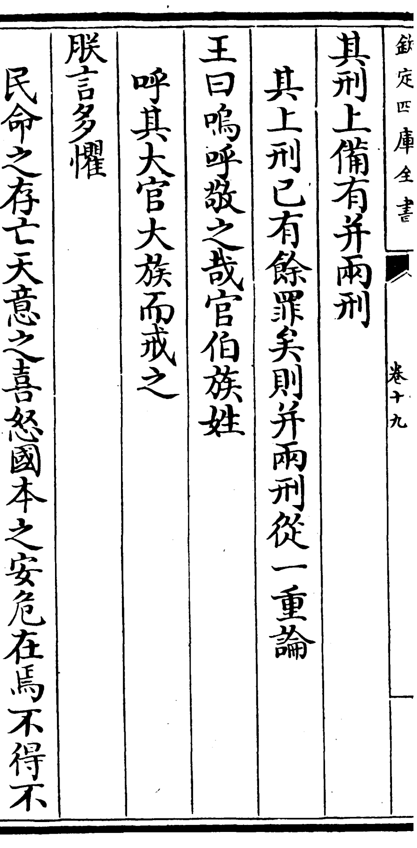
律令當令獄囚及僚吏明見相與占考之庶幾共得

其中正也

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孚輸而孚

輸不成也囚無罪如傾瀉出之也孚審慮也成與不

成皆當與衆審慮也



其刑上備有并兩刑

其上刑已有餘罪矣則并兩刑從一重論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

呼其大官大族而戒之

朕言多懼

民命之存亡天意之喜怒國本之安危在焉不得不

懼

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

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

欲濟民于險難者當竭其中以聽兩辭也

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

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

政在于天下

府聚也辜功猶言罪狀也古者論罪有功意功其迹

狀也言獄貨非所以為寶也但與汝典獄者聚罪狀

耳我報汝以衆罪而所當長畏者天罰也非天不中

惟汝罪在人命也天既罰汝不中之罪則民皆咎我

我無復有善政在天下矣

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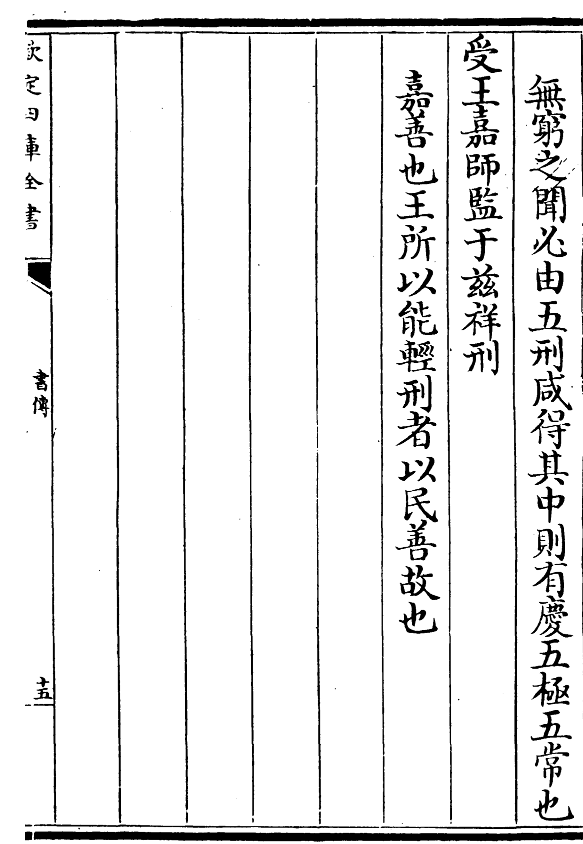
王耄矣諸侯多其孫矣自今當安所監非以此德爲

民中乎

哲人惟刑

古之哲人無不以刑作德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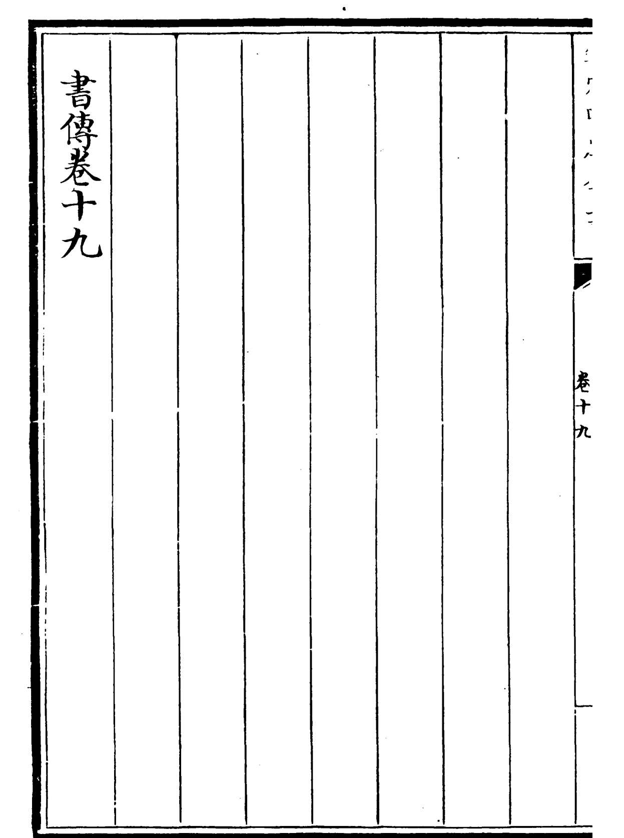
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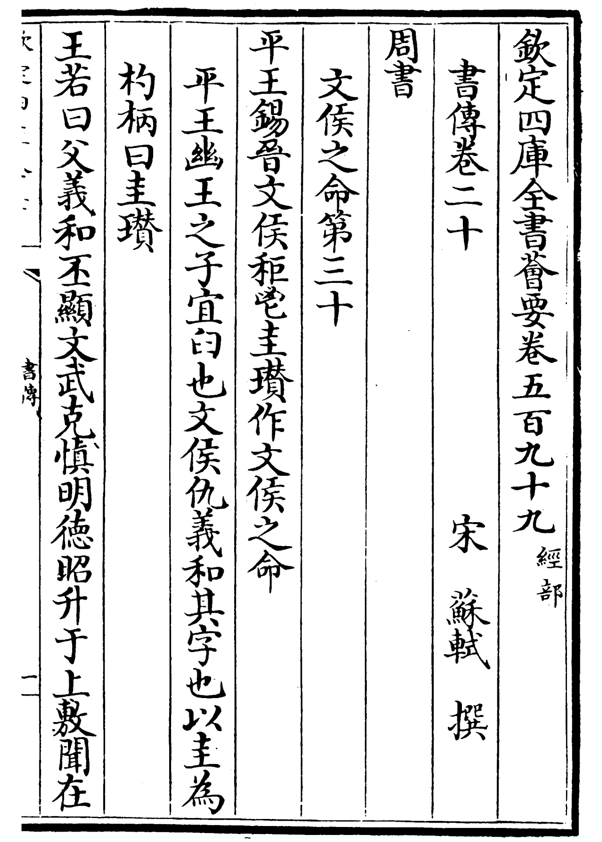
無窮之聞必由五刑咸得其中則有慶五極五常也

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

嘉善也王所以能輕刑者以民善故也



書傳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百九十九 經部

書傳卷二十 宋 蘇軾 撰

周書

文侯之命第三十

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

平王幽王之子宜臼也文侯仇義和其字也以圭為

杓柄曰圭瓚

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

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

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

懷安也

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

痛幽王犬戎之禍也

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

殄絕也純大也言無以資給恵利下民民莫為用者

故為犬戎所侵害我國家者亦大矣

即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

西周之所以亡者無人也耆而俊者皆不在位春秋

傳曰惡角犀豐滿而近頑童焉

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

諸侯在我祖父行者其誰恤我哉

嗚呼有績予一人

有能致功予一人者乎

永綏在位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

謂唐叔也

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

汝始法文武之道以和會紹接我使得追孝于前文人奉祭祀也

汝多脩扞我于艱

多所脩完扞衛我于艱難也

若汝予嘉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

賜弓矢使得征伐

馬四匹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寜簡恤爾都

簡閲其士惠恤其民

用成爾顯德

予讀文侯篇知東周之不復興也宗周傾覆禍敗極

矣平王宜若衛文公越勾踐然今其書乃施施焉與

平康之世無異春秋傳曰厲王之禍諸侯釋位以間

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讀文侯之篇知平王之無

志也唐德宗奉天之難陸贄為作制書武夫悍卒皆

為出涕唐是以復興嗚呼平王獨無此臣哉

周書

費誓第三十一

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費誓

伯禽周公子費在東海郡後為季氏邑非魯近郊蓋

當時治兵於費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

諱讙也

徂茲淮夷徐戎並興

成王征淮夷滅奄葢此徐州之戎及淮浦之夷叛已久矣及伯禽就國則並起攻魯故曰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徂茲者猶言往者云爾

善敹乃甲冑敿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

敹敿鍛礪皆脩治也弔精至也

今惟淫舍牿牛馬

牿所以梏牛馬者今當用之於戰故大釋其牿淫大也

杜乃擭斂乃穽無敢傷牿牿之傷汝則有常刑

擭機檻也斂塞也恐傷此釋牿之牛馬此令軍所在居民也

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祗復之我商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

軍亂生於動故軍以各居其所不動爲法若牛馬風
逸臣妾逋逃而聽其越逐則軍或以亂亦恐姦人規
亂我軍故竊牛馬誘臣妾以發之禁其主使不得捕
逐則軍自定得此風逃者當敬復其主我當商度有
以賜汝若其越逐與其得而不復者皆有常刑
無敢寇攘踰垣墻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甲戌我
惟征徐戎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
三遂峙乃楨榦甲戌我惟築

糗糒也師遠行則用之楨榦皆木也所以築者徐戎淮夷近在魯東郊不伐之於郊而截糗糧遠征其國既以甲戌築又以甲戌行何也古來未有知其說者以予考之伯禽初至魯魯人未附韓信所謂非素拊循士大夫驅市人而戰者若伐之於東郊魯人自戰其地易以敗散築城而守之徐夷必爭使土功不得成故以是日築亦以是日行徐夷方空國寇魯魯侯乃以大兵往攻其巢穴師興之日東郊之圍自解所

謂攻其必救築者亦得成功也費誓言征言築而終不言戰蓋妙於用兵周公之子蓋亦多材藝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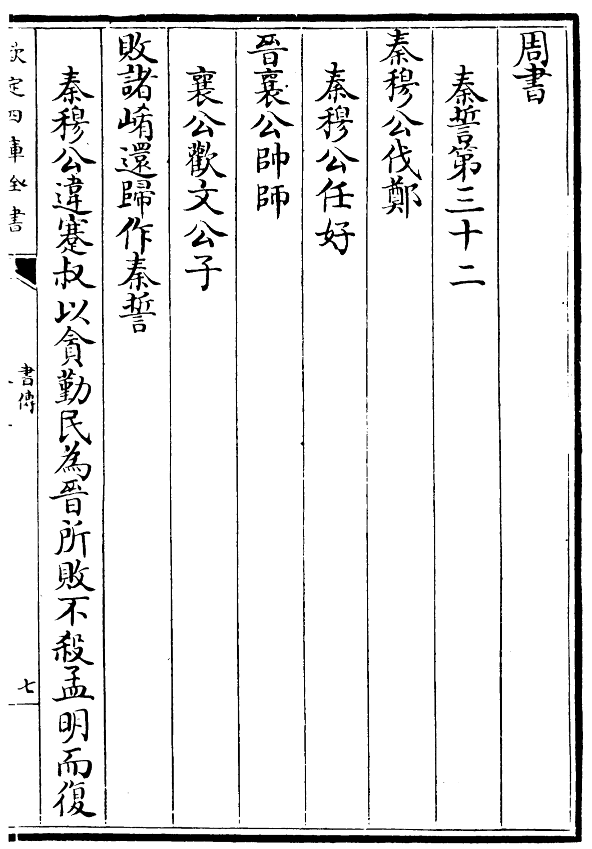
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

汝敢不供楨榦則吾之刑汝不遺餘力矣特不殺而已糗糧芻茭不供則軍飢故皆用大刑大刑死刑也楨榦不供比芻糧差緩故用無餘刑而非殺近時學者乃謂無餘刑孥戮其妻子非止殺其身而已夫至於殺而猶不止誰忍言之伯禽周公子也而至於是

哉

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言魯人以别之知當時有諸侯之師也楨榦芻茭皆重物故獨使魯人供之三郊三遂南西北方郊遂之人東郊以備寇不供也徐夷作難久矣魯國受其害而以宅伯禽知周公不私其子伯禽生而富貴安佚始侯於魯遇難而能濟達於政練於兵皆見於費誓見周公教子之有方也孔子叙書盖取此也



周書

秦誓第三十二

秦穆公伐鄭

秦穆公任好

晉襄公帥師

襄公歡文公子

敗諸崤還歸作秦誓

秦穆公違蹇叔以貪勤民為晉所敗不殺孟明而復

用之悔過自誓孔子蓋有取焉崤在弘農澠池縣西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羣言之首

此篇首要言也

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

孔子曰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惟其言而莫予違
也孔子蓋以為一言而喪邦者此言也民訖自若是
民盡順我而不我違樂則樂矣不幾於游盤無度以
亡其國如夏太康乎

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

人知聲色之害已也然終好之知藥石之壽已也然終惡之豈好死而惡生哉私欲勝也夫惟少私寡欲者為能受責而不責人是以難也

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

已犯之惡既成而不可追未還之善未成而不可補日月逝而不復反我心皇皇若無明日悔之至也

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為親

我視在朝之謀人未見可以就問使我敬畏如古人者故且用今之流親已者而已

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髪則罔所愆

雖不免且用孟明然必訪諸黃髮如蹇叔之流也

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

番番老者雖旅力既愆我猶庶幾得而用之

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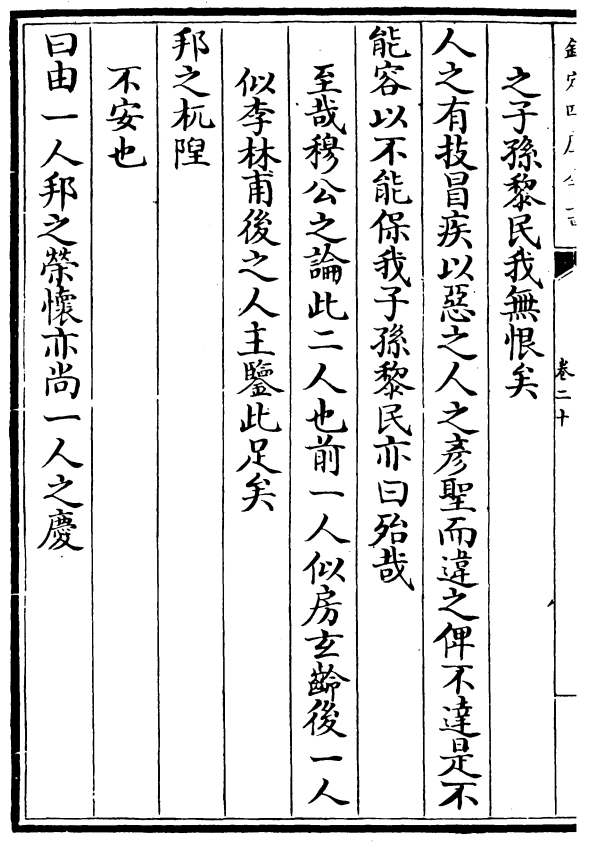
仡仡勇者雖射御不違我猶庶幾疎而遠之

惟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

諞巧也皇暇也仡仡勇夫且不欲而巧言令色使君子變志易辭者我何暇復多有之哉

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

我昧旦而起則思之矣曰安得是人哉得是人而付



之子孫黎民我無怚矣

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

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至哉穆公之論此二人也前一人似房玄齡後一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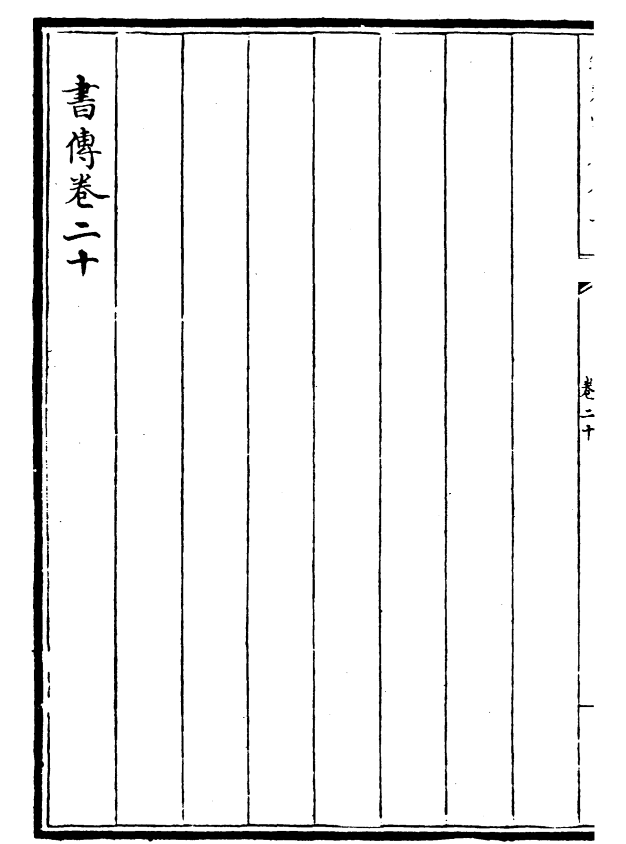
似李林甫後之人主鑒此足矣

邦之杌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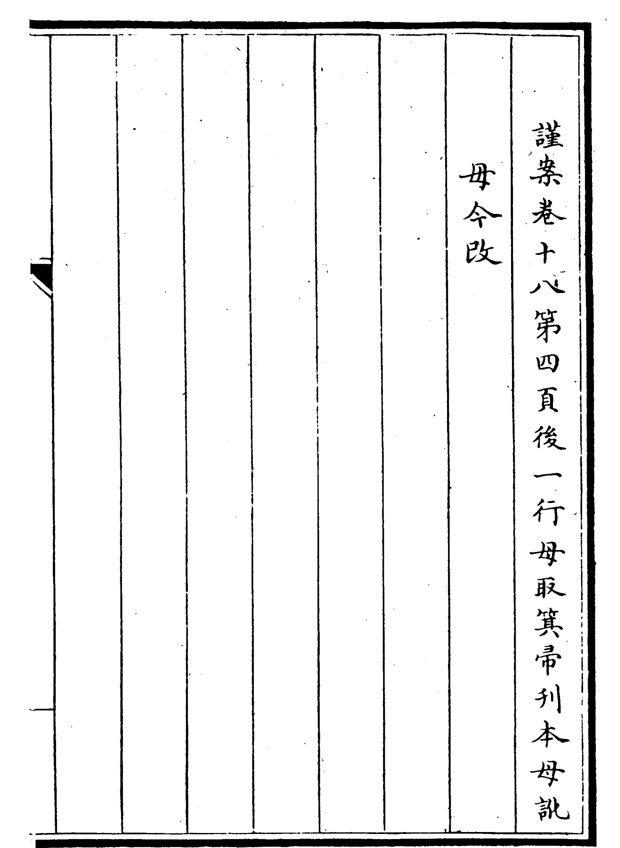
不安也

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

懷安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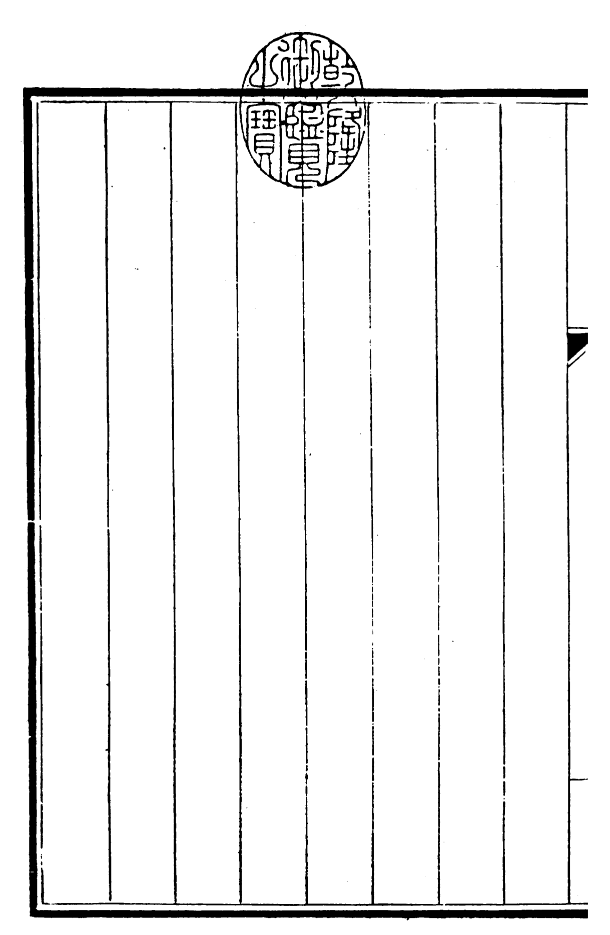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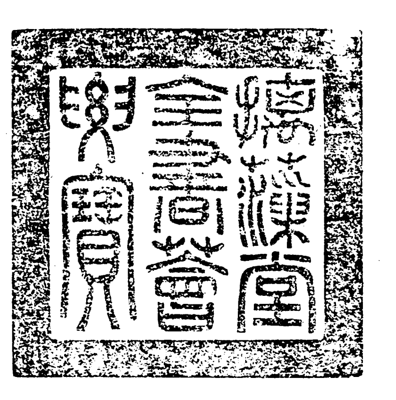
書傳卷二十



謹案卷十八第四頁後一行毋敢箕帚刊本毋訛

毋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謄錄監生臣張霦